

喜马拉雅孤影

周平



中国地图出版社

喜马拉雅

周平书

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马拉雅孤影 / 李国平著.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204-0239-2

I. ①喜… II. ①李… III. ①风光摄影 - 中国 - 现代 -
摄影集 IV. ①J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0653 号

策 划 池 涛 王 毅

责任编辑 王 毅

地图编制 姚维娜

出版审订 陈 宇

喜马拉雅孤影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规格 170 × 240m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204-0239-2

审 图 号 GS (2017) 2912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如有图书内容问题, 请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
联系方式: dzfs@sinomaps.com。

遊褒禪山記

宋 王安石

夫夷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
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
也有志者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
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
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游褒禅山记

宋 王安石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推荐序 1

单 之 蔷 / 文

你拍的不如他，是因为你爬得不够高

女人为什么要保留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呢？既是为了怀旧，又是为了虚荣：“我年轻时是很漂亮的。”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出了摄影为什么存在和一直被人们喜爱的理由：留住过往，制造永恒。

但是假如被拍摄的对象不是像女人一样易于变化，而是本身就很永恒的话，那还需要摄影吗？譬如：山川与河流。

现在我正在看李国平的图片，图片上全是些大山或者河流。这些东西存在千万年了，它们很少变化，或者说变化得很缓慢，不是我们人类的生命所能衡量的。

为什么摄影大师中很少有风光摄影大师？为什么风光摄影在摄影艺术中处于很边缘的位置？据说有位评论家对中国那些风光摄影大师一言以蔽之：那些傻拍大山的人。

看来，风光摄影师之所以不受摄影评论家待见，是因为他们不能制造永恒。当他们拍摄的影像腐烂成泥时，他们的拍摄对象还完好如初。

但即使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我还是喜欢李国平拍摄的那些大山与河流，我总觉得他拍摄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某些珍贵的东西。

他的影像里面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出于职业的原因，我看图片的方式有时与大家不同。大家是看图片中的被摄

物，我是调换位置，从图片里被摄物的角度向外看。我把被摄物拟人化，想象那些被摄物也是摄影师，他们在拍摄影师，他们在看谁在拍，这个拍的人怎样。我会设想当图片里的大山按动快门时，它拍到的是什么。我把李国平的图片拿来，每一张都这样换位思考一遍，让大山或者河流来拍摄影师——李国平。这样每按动一次快门，我就得到一张图片（当然是想象中的）。我把这些图片整理一番，寻找我要找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似乎找到了在李国平的影像中所潜藏的珍贵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在场”，或者说在场的珍稀性。李国平在场的地方，其他摄影师缺位。以往摄影的珍稀性，看重的是某个时刻的珍稀性，我们说一个摄影师伟大，往往说他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某个珍稀的瞬间。但李国平的影像价值在于位置的珍稀性，他站到的位置，有千万年了，从未有摄影师出现过，我想今后也很少会有。

任何图片的产生都有摄影师在场，这是无疑的。但是在场有珍稀和寻常之分，比如拍摄庐山、黄山、泰山，拍摄天安门、长城，摄影师在场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假如站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大山上，拍雪峰、冰川，或者到达某个摄影的角度，却是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危险的，那么这时摄影师的“在场”就很珍稀了。

我在李国平的图片中看到了十分珍稀的“在场”。长江上游称金沙江，金沙江的上游称通天河。大家都知道有个所谓的长江第一湾，在云南境内一个叫奔子栏的地方。金沙江在这里拐了一个状如希腊字母 Ω 的弯。无数人拍过这个长江第一湾，因为这里紧邻公路容易到达。但是李国平的一张图片告诉我们，这个弯还没有资格叫长江第一湾，在金沙江的上游通天河有一个弯，才有资格叫长江第一湾，他拍到了。

整个通天河都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流淌，人迹罕至。找到这个弯已经属于探险了，何况还要爬到比通天河还要高许多的岸边的山头上，选取一个能够把整个弯全部摄入镜头的制高点，太艰难了。去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



道，有高山反应的人就不说了，即使没有高山反应的人，在高原上攀登高山，每走一步心脏都像要跳出来一样，为什么登山的人在距离顶峰几百米的距离还要设一个营地，而不直接冲顶，原因就在于每一步都很艰难。李国平发现了长江第一湾后很兴奋，但是开始时他拍的几张图片都不理想，因为角度低，要想拍出好片子，必须爬到高山上。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爬山的过程。在横过一个流石滩时，他的到来，打破了陡坡上流石的平衡，流石开始带着李国平像河流那样向下流动，下面就是深渊。李国平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时，他还活着，原来一棵枯死的灌木挡住了他。这样的经历获得的图片无疑是十分珍稀的。看了这样的图片，不了解内情的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就是一条大河拐了一个弯吗？是的，但是这条大河在这个海拔 5000 多米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已经千万年了，却是第一次在这样的角度与人遭遇，进入人类的视野。甚至可以想象在未来千万年，也很难再一次与摄影师相遇在那个位置，那个角度。

这样的影像还有许多。在大渡河大峡谷最壮观的金口河段，以往人们只去过峡谷的北岸，南岸险峻异常，景观罕见。李国平去了，并且穿越了这段即使猎人也很少出现的峡谷。他的日记，记叙了这样的场景：“砰”的一声，一只山羊从高处跌落，摔死在他和向导的面前，险些砸在他俩的头上，他们面面相觑，心里都明白自己的处境。

在四川的凉山州甘洛县，有一个很偏远，但很奇特的彝族村庄叫二坪。这个村庄在大渡河边的万丈峭壁之上，村民们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是高架在 2800 米绝壁上的五道悬梯。牛幼小时，村民们从木梯上把它们背上去，这些牛直到死都再也没有机会下来。李国平是第一个爬上五道木头悬梯，进入这个村庄的摄影师。

李国平的图片之所以具有珍稀性，是因为他总是在高海拔的地方拍摄，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他的图片大部分内容都是青藏高原。他好像是专门为青藏高原出生的。他的身体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就是永无高山反应。在高原上他行动自如，犹如高原上的野牦牛。

有一年我和李国平一起走川藏线。在西藏林芝地区一个叫来古村的地方，我去来古冰川考察。由于我被冰川吸引，总想拐过一个山脚，去看看山后的冰川，结果天黑了，我还在冰川上。返回的路艰难极了，要蹚水过几道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那水砭人筋骨，寒入骨髓。后来我觉得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关键是我没有照明工具，而是用手机的光亮当电筒使用。当我极度疲惫，几乎一步都走不动时，忽然，我看到远处出现了飘忽不定的如豆的灯火，好像萤火一般，逐渐地向我移动，后来又听到了喊我的声音，原来是李国平带了两个村民来接应我了。他给我带来了食物，回去的路上他通过对讲机，让大本营给我播放《回家》的音乐。那时，李国平在我的眼中像天使一样。

晚上，围坐在村民扎西家的火塘旁，我们一边烘烤蹚河时湿透的鞋，一边看白天拍摄的图片。让我惊讶的是，李国平拍摄的图片与大家拍的完全不同，他不仅拍下了整个来古村的全貌、来古冰川及冰川前面的两个湖泊，还把环绕来古村的几座雪峰都拍到了。无疑，他站到了更高的地方，获得了能够鸟瞰的视角。原来，早晨我们还没起来时，李国平就爬上村边一座海拔 5000 多米的山头去摄影了。但是由于天气阴沉沉的，他拍的图片不理想。可这已经很让我佩服了，毕竟是海拔 5000 多米的地方呀！然而更让我惊叹的是，下午 3 点多的时候，天气开始变化，阳光透过云层射出来，雪峰被染成金黄，草地变得更加碧绿，这时李国平又向对面的山头走去，难道他又要爬上那座他早晨爬过的山头去拍照？是的，他又爬上去了，理由很简单：现在的光线比早晨好多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在青藏高原上，一天两次爬上一座 5000 多米的山头去拍照，晚上又走向来古冰川去接应迟迟不归的我们……

后来又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去珠峰的绒布冰川，由于路线走错，天已经黑了，我和一个藏族向导还在冰川上寻找回大本营的路，我们带的食品和水被向导放在了山坡上，回去取已经绝无可能，饥寒交迫，体力透支到了极限。当我绝望时，我看到对面的山坡上有一个红色的身影。我拿起长镜头一望，镜头里出现的是李国平，他来救我们了。



我把他当作我们的“夏尔巴人”，因为一想起他，我就想起关于夏尔巴人的传说：夏尔巴人的牛丢了，他们就会登上珠峰，在峰顶瞭望：牛在哪里？

有的人有出色的摄影才能，有的人有顽强的意志和体力，但是同时具有这二者的人少之又少，李国平算其中的一个。

那时，我最替李国平遗憾的是他的相机太差了。一个非专业的只有几百万像素的尼康数码相机。因此他拍的那些图片，都因为像素不够，无法发表在杂志上。但是那时我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肯为摄影付出一切，也是一个对景观的美和光线的变换十分敏感的人，他有着惊人的体力和意志，在青藏高原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摄影，他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不过，那时他受限于他的设备。记得我曾感慨：当这个人用一些专业的摄影设备武装起来时，他会给我们呈现出那些人迹罕至之处的不一样的风景。

几年过去了，我终于见到了有了精良设备的李国平，果然他拿出了让我赞叹的图片。而且用这些图片编辑出一本本画册，不仅数量足矣，而且品质超群。

画册中的大多数图片所选取的角度是别人所没有的，正如我前面所说。不过由于设备已经换成了一流的专业设备，他的影像质量提高了，这些设备没有辜负他攀登的高度和付出的艰辛。

他站在某一位置，把四座 8000 米的雪峰——珠穆朗玛峰、洛子峰、卓奥友峰、希夏邦马峰都收入了镜头；他拍扎达土林，层层叠叠，好像上帝的宫殿群……

风光摄影的对象是永恒的，恒久不变的，但照射在景观上的光是千变万化的。这对风光摄影师似乎是个安慰。因此在一些著名的景点，总能看到一些摄影师把相机架在那里，等待日出日落或者其他时刻光线的变化。在黄山、庐山、峨眉山，在元阳和龙胜梯田，早晨，太阳还没升起，我就看到一排排的相机架在那里，好像是在人民大会堂或体育赛场上在抢新闻。

但李国平不用担心，他去的地方，他放摄影机的位置，永远只有他一个人，无论光线、云雾怎样变换。他爬得太高，因此他不用担心雷同。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看李国平的图片时我想到了这样两句诗。他是能与大山交流的人，是大山的知己。他拍大山，大山亦拍他。他拍摄的对象本身就是永恒的，不需摄影来制造，但他拍摄的瞬间，却被大山记录了，成为永恒。

回到开头的问题，其实我说摄影大师中无风光摄影，这个问题并不是李国平考虑的，他并没想成为大师。他只不过是对于那些大山太喜爱了，摄影只是为了在不去那些大山时，在家里能够看到那些大山的样子，或者看看那些大山被拍下来的样子。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社执行总编

李之著



推荐序 2

徐 凤 翔 / 文

西域之孤旅

2009年冬，应“绿色家园基金会”之邀参加“江河十年行”的考察活动时，我以“归家”（西藏是我心中的圣殿，我的第二故乡）重访的热切之情随行。边走、边看、边思、边忆，收获和感悟颇丰，更结识了多位精英好友。其中有一位印象深刻——他常为拍摄一个镜头奋不顾身，在光影使用上也有独到的视角，出了不少很值得观赏的好片；他还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途中常纵情放歌，因此被我命名为“帕二”（帕瓦罗蒂第二）；他更对我这个“芳龄八十”的同行者细微照拂，情深义重，让我别后总难忘怀，时常念及——对了，他就是李国平，那位在西部行走者中以侠义与无私助人著称的“拼命三郎”。

别后几年相见，我们欢聚于北京东城的一个小咖啡屋中，他出示近作给我欣赏。这一看，引起我三大感叹：第一，他所涉地域之广，所攀海拔之高，所摄景观之幻与奇；第二，他令常人难以企及之不计艰辛、不计险恶、不计风雪、不计晨昏，尤其是——不计孤独；第三，我由此忆及自己三十年前，近二十载春秋于高原深处留下的足迹与缠绵情思，感同身受，感慨万千！

在那间静静的咖啡屋里，我尽情欣赏他的西行作品。面对一张张山川奇景画面，我仿佛看到了那片高原大地上晴雨、晨昏的对接，看到了古特提斯海海床的沉浮起落、水平抬升以及集若千千万万年挤压运行的岩层地史，又一次朝拜了冰雪

世界中的群峰与水系，领略了它们晨曦夕照的辉煌，风云变幻的飘逸，天地洪荒的史诗历程。

这些图片对西部物态有着尽心尽力、千姿百态的捕捉——他所拍摄的各种植被、景观，从外在到内在，从静态到动态，仿佛一朵朵小小的雪花，以微小冰晶的形态，共同构成了一个群体，以消融变化的流动，展现出高原世界的博大与恢宏。有一张“冰墙”的图片，尤其让我记忆深刻——如此透明、轻薄的冰雪，一般人难以将之理解为“墙”，但是，在我们高原上，在人烟近无的地方，却真实地有那一些奇幻的变化，冰墙的确可以薄得透明；而这张寒冬的可可西里湖中心薄如蝉翼的冰墙，正在消融中，那光影的幻化何其迅捷，倏忽而变！等待、抓取、拍摄……李国平抓住了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一瞬。这是一个多美、多难得的瞬间啊！此外，冰舌和裸岩沙砾结合部的照片，也让我难忘，因为这是两个世界两重天的形象呈现。

他还拍了若干冰塔林的图片。我曾到过珠峰大本营，亲历过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高原地貌，经常有感于冰塔林正在消融的现实，所以当我看到图片上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的冰塔林时，仿佛又回到了令我心驰神往的冰雪大地。这些冰塔林，有的耸立如方天画戟，有的安静如石椅、石凳、石桌，更有的神奇如冰蘑菇——一根独立的短冰柱，支撑着一块横向的冰砾石，页岩冰碛石卧躺在这冰柱上，酷似一棵冰蘑菇，或者说，一张棋盘桌，我当时在想：是何方神仙有如此的情趣，在这世界屋脊上，下一盘“下不完的棋”！

我还看到这样一幅图片——雪峰之中，风云变幻，一片白云，仿佛一条正在飘行中的白色哈达，飘飘摇摇地飞来，奉献于雪峰之前。这使我回忆起 2009 年在尼泊尔乘飞机从空中拜谒珠峰时的景象和幻觉，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已“雾化登仙”，牵引着白云之哈达飞升到高山、雪峰面前……

“帕二”所摄的这些图片，反映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历史定格，反映着高原四季晨昏天象的各种美景，反映着生物物种的内在活力和运动状态。他把雪域大地晶莹剔透、宁静致远的景象活化了，我从这些图片上看到的是整体的高原，是全球的生态制高点；我在这些图片里找到了归家的感觉，不仅有了一个专业上的



回顾，还有了一个与古今、天地、生物对话的机会。

令我慨叹的是，这些佳作的产生经过了怎样的千难万险，恐怕只有我这个三十年前的“高原之女”才能真正体会，才能更加感同身受。那时我曾顶风傲雪，曾披风戴月，曾于不眠之夜坐待黎明，点燃篝火彻夜迎曦。我曾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不眠之夜，夜望明月，枕雨难眠，感怀而吟诗反映当时的情景：“岩旁（地名）露宿残月伴，扎曲（村名）芭蕉听雨眠。”因为我们考察小组的几人中仅我一名女士，故我的“孤”是相对的；而“帕二”是一人一车在高原深处，他的“孤”是绝对的。

那时我是在海拔 2500 米的峡谷地带，植被丰富，气候温和，但依旧感到生活上的凄苦和精神上的孤独；而“帕二”所至，却是海拔 6000~8000 米的冰雪荒凉极寒地带。清晨气温何其低？他却要在晨曦前做好拍摄准备。夜晚冰雪何其冷？他却要在寒冷中熬守。而我能理解他当时亦苦亦乐的心境——因为他面对着的美景奇景旷世少有世上难见，他不仅见了，而且拍了。我想他可以面对群山放声歌唱，他有这样的情怀，让壮美的回音来与他相伴。

然而我最能感同身受的，还是他在高原上独行时如影随形的那个“孤”字——不论是以一个生物个体的名义，还是以一天之骄子的名义，抑或以一个与野兽同舞的生命的名字，这个“孤”字，对于一个男人而言都是难耐的现实；而忍受孤独，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大自然对他要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他才能完成这样的孤旅？而他又要具备多么强大的体力和耐力，才能完成一个人的行走？鉴于他不惧怕孤独就如同高原峡谷间的野兽，同时也鉴于他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的强大体能也如同高原森林里的野兽，所以，我给了“帕二”另一个称谓：一个在西藏独行的“野兽型生物”。

但不论怎样，大艰辛迎来大享受，大曲折换来大丰收。享受的是什么？丰收的又是什么？对个人来说，这样宏大的天地行走，是心灵一次一次、一段一段的净化洗礼——他是自然之子，不过是自然界里的生物，万千生物里的一种，然而凭着区区个体，却能在大自然里得到精神的最大释放，得到灵魂的最大升华。何

为苦？何为乐？虽苦却甜，回味无穷。

至于“孤”，我的“孤”有别于“帕二”彻彻底底的“孤”。我曾填词说：“沧海知己众，何惧影单？碧水青山，坎坎坷辱等闲。”知己“众”否？我感到虽非“大众”，但是也有“小众”；即使在形只影单时也是“小众”；因为我们共同为同一个事业行走在地球上，或在地球家园的各个角落，因此“孤”而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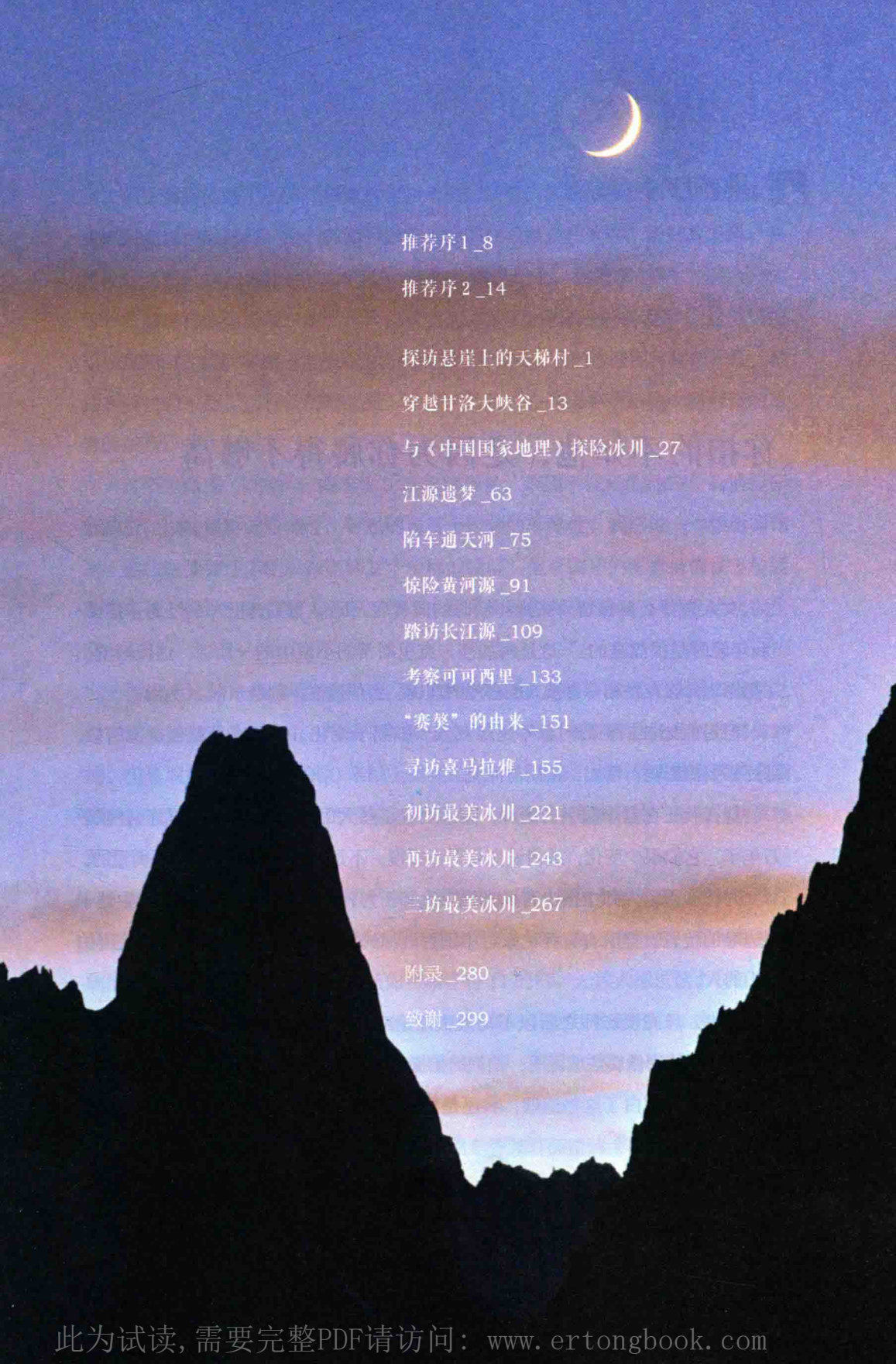
“小众”的任何在？责任在于召唤万千大众要珍视、爱护、参与、修复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从当今全球来看，巨大的资源消耗正在改变着大自然的“健康”，这是现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呼唤人类在理念上多一些对自然的尊重，多一些按自然规律办事的观念，多一些节能减排的措施，那么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耗用就能维持得长一点，留给后人享用之物就能多一点。这应当是我们作为社会人最基本的使命。

中国西部的辽阔大地，虽地广人稀，但是作为这个星球的制高点，它影响着全球，同时也受着全球各个方面的“包抄”影响。所以，“帕二”所拍摄的这些美景、奇景、瞬息万变之景，正是在唤起我们珍视、保护它们的情感与力量。“帕二”尽个人一己之勉力，化“小众”为“中众”，以至“大众”，这是国家之幸，地球之幸，自然之幸！

辛娜卓嘎 མིག་མཚོ་གྲོ་མོ།
(高原之女)

徐凤翔

A vertical page with a background image of a twilight sky. A thin crescent moon is in the upper right.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is framed by dark, jagged silhouettes of mountains. The sky transitions from deep blue at the top to a lighter, hazy blue near the horizon.

推荐序1_8

推荐序2_14

探访悬崖上的天梯村_1

穿越甘洛大峡谷_13

与《中国国家地理》探险冰川_27

江源遗梦_63

陷车通天河_75

惊险黄河源_91

踏访长江源_109

考察可可西里_133

“赛奘”的由来_151

寻访喜马拉雅_155

初访最美冰川_221

再访最美冰川_243

三访最美冰川_267

附录_280

致谢_299